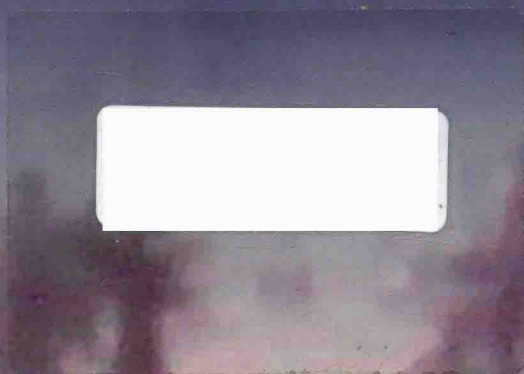


以警察的视角审视社会  
让大众的目光聚焦公安  
从生活的表象透视本质  
用犀利的笔尖剖析人性

# 无缝交接

邢根民 著



中国言实出版社

# 无缝交接

邢根民 著

 中国言实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无缝交接 / 邢根民著. — 北京: 中国言实出版社,  
2017. 4

ISBN 978-7-5171-2282-1

I. ①无… II. ①邢…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  
中国—当代②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③小小说—  
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 I24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60649 号

出 版 人: 王昕朋

总 监 制: 朱艳华

责任编辑: 宫媛媛

文字编辑: 张凯琳

装帧设计: 水岸风创意文化 

出版发行 中国言实出版社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 180 号加利大厦 5 号楼 105 室

邮编: 100101

编辑部: 北京市海淀区北太平庄路甲 1 号

邮编: 100088

电话: 64924853 (总编室) 64924716 (发行部)

网址: [www.zgyschs.cn](http://www.zgyschs.cn)

E-mail: [zgyschs@263.net](mailto:zgyschs@263.net)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7 年 4 月第 1 版 201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16 印张

字 数 250 千字

定 价 42.00 元 ISBN 978-7-5171-2282-1

# 目录

---

无缝交接 /1

错位人生 /60

大山里的拯救 /123

黑女 /131

推功 /153

生活平静如水 /172

这是一片神奇的热土 /190

倔老头 /205

舞后 /207

曝光 /210

命根子 /212

一张贴有照片的旧钞票 /215

雾中，那卖菜的交警 /218

商海情深 /221

十字街头 /223

规则 /227

道歉 /229

还礼 /232

血染的警服 /235

交警老牛 /237

痛苦抉择 /240

一个良知发现的小偷 /242

春之忧 /244

后记 /247

## 无缝交接

### 一

上路执勤回来的钟良从巡逻警车上下来后，一眼就看到了站在中队门口的罗燕。说实在的，他第一眼看到罗燕时还真有点不敢认。出现在他眼前的，哪是去年秋季和他谈情说爱时的罗燕？那时的罗燕上身穿着一件鹅黄色的长衣外套，下身是黑色的紧身健美裤，勾勒出一个时髦女孩的轮廓。那一头乌发瀑布般泻下，鹅蛋形的脸白皙而水灵，一副楚楚动人的模样，看了真让人心疼。现在，罗燕的脸色虽然还是那么的白皙，却写满了忧愁与困倦，一双布满了困倦与忧愁的眼睛好像还没有睡醒的样子。

钟良走了过去，从罗燕肩膀上卸下乳白色小挎包，说：“这么冷的天，你咋来的？”语气中充满怜惜和责怪。罗燕垂下双眼，双手在胸前互相摩擦着，小声说：“坐班车。”

两人边说边朝中队院内走去。虽说已经过了立春时节，可天气还赖在冬天里不走。黄土高原上的野风从早到晚吹个不停，吹得弱不禁风的罗燕几乎要站立不稳了。罗燕跟在钟良的身后，晃动在眼前的不是去年那青春洋溢、英俊潇洒的身影，而是落满了黄土灰尘的白色警帽、白色腰带和散发着阵阵汗腥味的蓝色执勤服。才三个多月不见，眼前的钟良也变得让罗燕几乎不敢认了，她怎么也难以把眼前这个一身土气、满脸灰尘的执勤交警与那个文绉绉、一脸书生气的钟良联系起来，好像是两个完全不同世界里的人。

罗燕跟着钟良来到一排老旧的瓦房前。老旧的木质门窗，老旧的灰色砖墙，每个房间的门口都挂着一张长方形门牌，上面写着“民警宿舍”。她随钟良进了一间宿舍，里面光线很暗，钟良拉开窗帘，房间里透出了光亮。宿舍里挨着三面墙角放着三张单人床，床上凌乱地堆放着衣物、被褥。每张床的床头都放着一张三抽斗的桌子，桌子上放着烟盒、水杯、笔记本和袋装方便面。

“来，先喝点热水，暖暖身子。”钟良一进屋就从热水器里给罗燕盛了一

纸杯热水，递到她手心里。“你来之前也不打个电话，或者发个信息，好让我提前下班接你。刚才看你一个人愣是站在大门口让野风吹，让我心疼。”钟良只顾自己说着，也不管罗燕回不回声。看到罗燕垂着双眼不吱声，他知道自己该闭嘴了，就停了下来，直直地盯着罗燕，等待她金口开言。

“在大队办公室待得好好的，咋又来到这里了？要不是我去大队问人家，还不知你调到这里了。”罗燕没有喝水，只是用纸杯子暖着双手。纤细的十个手指紧贴着纸杯子，握成了筒状。罗燕的语气里也带着埋怨和娇嗔，她话里的意思明摆着，你钟良从办公室调到这荒山野地的中队，咋也不告诉她一声，心里还有没有她这个恋人？

钟良知道她会问这话的。他之所以没有挑起这个话头，还是想听罗燕亲自问起这事。他想知道罗燕知道自己从机关下到这偏远中队后的第一反应是什么样子，想知道她对于自己这样无奈的选择有什么怨言。自己毕竟是被大队领导贬到这荒山野岭的黄土高原上来了，肯定不是多么光彩的事情，也不好意思开口给罗燕说。可是，刚才罗燕的问话显得很平淡，听不出有怨言，但也听不出很支持的意思，唯一能咀嚼出的味道就是嗔怪。钟良没有马上回答她，而是岔开话题，问道：“你饿了吧？咱俩去街上吃手擀面吧，正好我也饿了，早上睡了一会儿懒觉，早饭也没顾得上吃。”

“我不饿，你自己吃去吧。”罗燕轻轻摇头，脸上的倦意还没消失，显得无精打采。钟良说：“坐了大半天的公交车，咋能不饿？还是吃点东西吧。这里不比县城里，风大，天又冷，吃点东西暖暖身子。”钟良说着，伸手揽起罗燕的腰肢，半拥着欲出门，被罗燕挣脱开了。见罗燕心情不好在闹情绪，钟良只好自己出去上街买些饭。

外面的风“呜呜”地吼叫着，把干枯的树枝吹得响起哨声。中队院子里空荡荡的，仅有的几个民警都躲在了房子里，不是围着火炉烤火，就是拉开被子睡觉。现在离中队灶上开午饭还有半个多小时，几个年轻人都成了夜猫子，看那样子晚上都没有老老实实睡觉，不是上网打游戏，就是用手机聊天，再不就是两个人天方夜谭般东拉西扯，不聊到张嘴打哈欠都不睡，这一会儿吃饭前补上一个囫囵觉也能解点困。

钟良到街上打了两盒盖浇饭拿回来，一盒递给罗燕，自己打开一盒吃了起来。罗燕却将饭盒放在桌子上，没有打开。

钟良心里清楚罗燕为啥在生气，他心里也是有苦难言，几次都想把憋在心里的委屈倒出来，可是最后还是抑制住了。他觉得给罗燕说这些都没啥意思，对她说了也无济于事。罗燕又不是大队长，能解决他的问题？可钟良也不能眼看着罗燕生气而不顾，人家一个姑娘家好不容易顶着寒风来到这偏远荒凉的黄土高原上，不是来跟他生气的。钟良想来想去还是从侧面慢慢开导她。

钟良说：“罗燕，我还年轻，是需要到基层锻炼锻炼一下，那机关待久了会养成懒身子的。我想，领导让我到这里来也是出于好意。我觉得越是艰苦的地方，越能锻炼人。你看这荒山野岭的，虽说只有一条省道，可每天过往的车辆排着队，加上这里又是弯弯曲曲的山路，司机稍不注意车子就会出事故，所以离不开我们交警在路上保护他们的安全。在这里待久了，再大的苦、再多的寂寞，对我来说都不是问题。所以呀，坏事中有好事，好事中也有坏事。”

罗燕耐心地听着他的话，没有点头，也没有立即反驳。待他喝水停顿之际，罗燕才抬起头，盯着他晒黑了的脸庞，说：“钟良，这道理我都懂，你的想法我也赞同，可是……”罗燕说到这里低下头，好像喉咙里卡着鱼刺，打住不说了。钟良急了，问：“可是啥呀？是不是觉得我变得土气了？没以前风光了？”罗燕摇了摇头，说：“不是、不是、不是，是，是我妈觉得这样咱俩离得太远了，希望你能调回县城。这一回我妈可是下了死命令，说你不调回城里，就别提结婚的事情。”

钟良去过罗燕的家里，见过罗燕的母亲。她第一次见到他，对他就有成见，看他的眼光都是一副居高临下的样子。还没等他开口自我介绍，罗燕的母亲就先给他来了个下马威：“我女儿可不是好追到手的，你那两下子行吗？”罗燕看不下去了，在一旁替他说话：“妈，你咋就知道人家配不上你女儿？他可是交警大队小有名气的笔杆子，文化人！”罗燕的母亲不屑地问：“小警察有啥了不起的？一个月能挣多少钱？”钟良这下不敢再辩驳了，就自己那不到两千块钱的可怜工资，能说得出口吗？如果他能绕过这些话题，或者编一套

富丽堂皇的谎话，也能暂时瞒过她的。可是，钟良偏偏生下来就是一个老实疙瘩，让他变着花样哄人，那比登天都难。结果，钟良就顶着这门婚事要泡汤的样子，如实说了自己的工资。他说工资时没有采取人们习惯的四舍五入法，他说工资的数目竟然具体到了个位数。一千八百九十六块，这个工资要让一般人来说，肯定会说差不多两千吧，或者两千多一点。这样才能博得未来的丈母娘的好感啊！钟良就是这样的不开窍，他竟然不顾在场的罗燕的反应，只顾自己说得顺口。结果，那天钟良在罗燕家再没有抬起过头，连一顿午饭也没混上，就被罗燕的母亲婉言送出了家门。

走出罗燕家门口的那一刹那，钟良就已经百分之百地判断，自己和罗燕的事情已经画上了句号。要不是后来罗燕寻死闹活地跟她妈干了一仗，又死心塌地地追上他，又是道歉，又是表白自己的决心，他和罗燕早就拜拜了。面对如此痴情的姑娘，钟良再硬的心也软了。他不能再伤了罗燕的心，不能对她的一片痴情再无动于衷。他心里很清楚，罗燕是罗燕，她母亲是她母亲，她母亲代表不了她。就这样，他和罗燕又旧情重续，而且爱情的火焰越烧越旺。眼看就要向罗燕的母亲摊牌，谈到他俩的婚事时，春节前一次意外事件让大队领导一气之下，把他从办公室发落到了这离城七十多里路的北原中队。

“罗燕，我想知道你的想法是啥？是不是和你妈的意思一样？”钟良忍不住问道。

“其实，我觉得我妈说的也不是没道理。你看你这荒山野岭的地方，来一次多不容易，你平时工作又那么忙，有时连正常的礼拜天都不能休息，以后这织女牛郎的日子可咋过？”

钟良明白罗燕话里的意思，说来道去，还不是想让我返回城里？可他刚刚被贬到了这里，要想返回大队机关，那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何况为了那件事，大队长都指着他的鼻子骂了起来，可想大队长现在对他的印象是何等差？想回去，除非大队改朝换代。

看到钟良半天没有表态，罗燕知道钟良有他的难处。她也不想逼他了，把挎包里给他编织的羊毛围巾和从超市里买的一只三面刀网的剃须刀掏出来，放在桌子上转身就要走。钟良看出罗燕要离开，他一把从身后抱住她，眼泪

不争气地涌出眼眶，滚落在罗燕乌黑而柔软的头发上。

“罗燕，我争取表现吧，尽快离开这里。”钟良嘴唇凑近罗燕的耳边，低声说。

## 二

三年前，交警大队办公室副主任葛云飞从六个招录的新警中相中了钟良，安排他在办公室协助葛云飞搞文秘政工工作。葛云飞是逐一查看了六个新警的个人简历和特长后，就一眼相中了大学本科毕业的文科生钟良，而且得知钟良在学校还当过校报的编辑。葛云飞和办公室主任商量后决定把钟良留在办公室，作为写作苗子加以培养，将来接替自己搞大队的文字材料，以便把自己从材料堆里解救出来。大队队委会采纳了办公室两位主任的建议。队委会研究通过后，主任就安排钟良在葛云飞的单人办公桌对面加了一张办公桌，说：“你就坐这里办公，跟着葛主任好好学习写作。”

葛云飞是作为特殊人才，十年前被交警大队从县委宣传部挖过来的。所谓的特殊人才就是写作人才，这种人才在县委机关那可是遍地都是，平凡得就像山里的石头，可是到了整天跟马路、车辆、驾驶员打交道的交警队可就成了稀缺的珍品。传媒大学毕业的葛云飞当时在县委宣传部通讯组是宣传骨干，从省市的各大新闻报刊经常可以看到他写的新闻和通讯稿。他时不时还会在市级党报上发表一两篇评论文章。那文章文笔流畅，语言犀利，观点明确，反响强烈，就连报社的一些编辑看了都赞叹不已。当然了，这种评论文章经常是隐姓埋名的，不是用笔名，就是挂着县委哪个领导的大名，除了内部人，外界很少有人知道那一篇篇激情慷慨的文章是出于葛云飞的笔下。听说，那时是交警大队大队长和县公安局政委亲自到县委宣传部找部长要人的，当时给葛云飞的口头承诺是保证尽快给他解决副科问题。谁知，葛云飞铆足了劲对交警大队做了铺天盖地的宣传后，换来的结果却是三年后大队长远走高飞到市交警支队当了副支队长，而当时给他承诺的副科却因种种原因被搁浅了。为了弥补这一缺陷，大队长临走时还是先把提升为办公室副主任，好赖离副科级更近了一步。新任大队长是从原来的副大队长上来的，是个实

干派，为人低调，对葛云飞那一套浮夸的作风不感冒。这样葛云飞就像被刺了一刀的皮球一样蔫了，一开始还对大队的重要工作写上一两篇新闻报道，后来干脆一篇都不想写，再后来就连本分之内的材料也懒得用心写，随便套一下老文章就交差。他这种消极应付的态度很快就被大队长指出来，委婉地给予了批评，让葛云飞觉得不好好写材料也不行。他想到了一个出路：找个接班人，把自己从苦海中解救出来。可是，他在全大队挑了个遍，也没有挑出一个合适的人选。

钟良被破例安排在了大队机关办公室，坐在了葛云飞的对面，成为葛云飞手下的关门弟子。两人慢慢熟了之后，钟良管葛云飞也不叫主任了，直接喊师傅。葛云飞被戴了高帽子，心里也高兴。两人在大队就成了师徒关系。钟良后来也清楚了一点，按照多年的惯例，新进队的民警一般都会分到基层中队去锻炼，即使有背景和关系的民警也得在基层先锻炼一两年后才能被调到机关科室。像钟良这样一进队就被分到机关坐办公室的还从来没有过。那次，跟钟良一起分来的其他五个新警都被分到了远离县城的农村交警中队，成为乡村道路上执勤巡逻的新兵。从这一点上来说，钟良从内心感激葛云飞，感激他这个伯乐相中了他这个良马，让自己留在了办公室。

在钟良眼里，葛云飞就是自己心目中的崇拜者。他曾偷偷看过葛云飞的报纸剪贴本，那上面全是他以前在各大报刊上发表过的文章，上有《人民日报》《人民公安报》，下到省市党报和法制报，还有省委组织部、宣传部的刊物；不仅有公安交警题材的新闻和通讯报道，还有县上旧城改造、农业设施、教育卫生等方面的长篇报道，让他这个新闻爱好者看得津津有味，爱不释手。透过这些长篇大作，钟良看到了自己的前途和希望，也看到了葛云飞在写作道路上洒下的滴滴汗水。从那时起，他就立下了大志，自己一定要成为像葛云飞这样的大手笔，用笔尖描绘出自己的似锦前程。带着一股兴奋劲和期盼，他开始整天趴在桌子上，一头扑进了写作的世界里。钟良从最起码的信息简报写起，每一篇写完后都会交给葛云飞看。葛云飞总是耐心细致地修改，一点不保留地传授写作经验，从文章的标题拟定到词语运用，从段落的分划到语句之间逻辑关系都讲得清清楚楚，修改得一丝不苟。在葛云飞的指点下，

半年之后他的文章开始在省市报刊上崭露头角，钟良逐渐成为全市乃至全省交警系统新闻写作上的一颗新星。

可是，两年后发生的一件事情一下子击碎了他的写作梦想，也让他不得不离开辛勤奋战了三年的写作岗位。

那是春运开始前的一天早上，钟良发现葛云飞耷拉着脑袋，赤红着脸庞，从大队长办公室出来，悄无声息地走进办公室，一屁股坐在自己的座位上，双手十指在桌子上交叉，显得心事重重。钟良瞥了葛云飞一眼，他一时不知道该怎样安慰师傅，只好等着师傅自己开口。

沉默了半晌，师傅终于说话了：“钟良，有件事想问问你。国庆节前有没有人拿一份证明来办公室要盖公章？”

钟良想了半天也没有印象，问：“什么证明？时间长了，我没印象了。”

葛云飞说：“是咱们以前的老教导员，他来给他儿子的出租车开证明。”

钟良想了想，又问：“是不是这份证明有问题了？”

葛云飞说：“是的。秋季交通整顿中，有不少出租车司机反映，咱们以前的老教导员的儿子开一辆黑出租在街上拉人，严重影响了出租车市场。这些司机联合起来到县政府告状。大队长也被主管县长叫了过去，挨了一顿批评。大队长为这事很来气，命令城区中队民警严查那辆黑出租，查处结果证明出租车司机反映问题属实，是老教导员的儿子拿着大队开具的牌照丢失证明满街上转悠。现在那份证明就在大队长手里，大队长刚才把我叫过去不问青红皂白就狠狠收拾了一顿，开始我还觉得有点冤枉，后来大队长把那份证明摆在我面前，我一看就没话可说了，那上面确实盖了大队的公章。”

“有这回事！”钟良仔细回忆起来。平时在办公室的工作很繁杂，也很忙碌，办公室文秘和政工上的事情很多，两个主任都给他吩咐任务，经常是忙得晕头转向，不要说三个月之前的事，就是一周前的事情他都会模糊不清。可是钟良还是回想起来一件事。

国庆节前三天确实有一位头发花白的老者来到办公室找葛云飞，当时钟良一个人趴在办公桌上写东西。老者先是问葛云飞去哪里了，然后又问办公室主任在不在，钟良回答说两人都出去了。老者就拿出一份证明找葛云飞盖

公章。钟良接过那份证明也没细看内容就取出公章给盖了。刚才葛云飞一说这事，他才想起那位老者就是已经退休的大队前教导员。这么说，就是自己盖的那个章子惹了大祸，害得葛云飞白白挨了大队长一顿批评。

事情既然到了如此严重的地步，他要是承认了自己盖章这件事，大队长能轻饶过他？想到刚才葛云飞从大队长办公室出来那副灰溜溜的样子，钟良心里打战了。自己承认还是不承认？承认了，就得接受大队长一顿狠批，彻底改变自己以前在大队领导眼中的良好印象，影响自己以后的政治前途，闹不好还会当着全体民警的面作公开检查。这对于年轻有为、积极上进的钟良来说不亚于一场毁灭性打击！要是不承认呢？反正大队公章归葛云飞保管，葛云飞和办公室主任也没有当面见到自己盖章，老教导员更不会出面说明，按规定公章也是葛云飞一个人保管。不过为了工作方便，也出于对他的信任，葛云飞其实已经给他放了管理公章的权限，只要方便，两个人谁都可以给文件和公文材料盖公章。从这一点上来说，钟良也能蒙混得过去。

面对葛云飞茫然失助的眼神，想起葛云飞对自己的恩情，钟良内心实在回避不过自己的谎言。他就鼓足了勇气，说：“师傅，那证明上的公章是我盖的。我这就去给大队长说明情况。”

葛云飞摆了摆手，垂着头说：“算了，我已经给大队长承认了错误，你就不用再去挨训了。”

“不，一人做事一人当，我不能让你替我背黑锅。”钟良依然走出了办公室。

钟良忐忑不安地走进了大队长办公室，看到大队长站在办公桌前，乌青着脸，手里拿着葛云飞写的那份盖着大队公章的证明，双眉紧蹙，顿时让钟良感到室内的气氛凝重起来。他没有预料到大队长会是这副怒气冲冲的模样。钟良开始意识到这件事的严重性，他怯怯地站在大队长面前，大气都不敢喘一下。他低下头，小声说：“队长，这份证明是我盖的章，你要批就批评我吧！”

“什么，是你盖的章子？”大队长头都没抬一下，眼珠子翻起来，瞪了他一眼，大声问。

“是，是我盖的。当时，那人拿着证明来找葛主任盖章，我以为葛主任知

道这事，就自己替他盖了。”钟良努力在回忆，同时努力在编谎话。

“是谁拿着证明让你盖章的？”大队长紧接着问。

“是，是老教导员。他说，给葛云飞打过招呼了，就拿来让我盖章子。”钟良在努力把事情还原。

“他说找过葛云飞主任，你就相信？你咋就不问一声葛云飞？”大队长还在逼问。

“我以为他说的是真的，就没顾得上问。”钟良低着头，声音很小，做好了挨训的心理准备。大队长怒气冲冲地走到钟良面前，右手食指指着钟良的脸面，突然大声吼起来：“好啊，钟良，你小子胆子咋就那么大？你知道不知道，你这一个章子盖下去，闯了多大的祸？你看看，那些出租车司机都要把交警队骂死了，恨不得生吃了我这个大队长！就说他一个退休的教导员有多大能耐，给儿子的黑出租开证明，光明正大拉人营运，你知道这让那些正统的出租车该咋样生存？你再看看，他这样一弄，有多少黑出租猖狂营运，全县的出租车市场都被这些王八蛋搞乱了！你小子胆子真大啊，问也不问一声就盖了章子，你以为那章子是你家的，想给谁盖就给谁盖？你领了人情，让我给你擦屁股呀？你好好想想，要是那些出租车司机再到交警队闹事来，我就叫他们找你！”大队长气得脑袋上的青筋冒得老高，背着双手，在钟良眼前晃来晃去，胸脯像青蛙的肚子一鼓一鼓的。他发了一通火后，看都不看钟良一眼，指着门口说：“你走吧！明天就给我卷铺盖到北原去！”

钟良的眼泪瞬间涌了出来，像断线的珠子一滴一滴掉在了胸前。

看着钟良这副委屈可怜相，大队长不耐烦了。他狠狠拍了一下桌子，吼道：“哭有屁用，你赶紧走吧！”

钟良走出大队长办公室，悄悄擦干眼泪，红着眼睛朝自己办公室走去。有生以来他还从没有受到过这样的屈辱，今天大队长的话就像尖刀一样一刀刀刺在他的心窝上，让他的心在滴血、哭泣。

室外的天气阴沉沉的，凛冽的西北风迎面吹过来，让他感到了阵阵寒意。

就这样，钟良在春运即将开始的时候，被大队长一句话发落到了黄土高原上的北原中队，和其他五名新警一样站上了马路。

## 三

因第二天早上要给学生上两节课，罗燕那天在北原中队没有多停留，就到街上坐上了北原到县城的班车，赶在天黑之前回到了家。

罗燕是在本市党报上看到钟良的一篇文章后才认识钟良的。罗燕是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的，通过考试被县城一所重点高中录用，今年九月随学生开学一起上了班。她从小就喜欢看《美人鱼》和《白雪公主》童话，上中学后又慢慢喜欢上了文学，高中毕业后以全校文科第三名的成绩考上了省城里一所一本师范大学，按着自己的兴趣选择了中文系，在校期间也是学生文学社的发起人和活跃分子。她喜欢写散文和诗歌，她的作品就像她本人一样小巧玲珑、精美别致。上班后，学校给她补订了《市委党报》和《教师报》。她不太喜欢看报纸上的新闻，最喜欢看的是周末副刊上的散文、诗歌、小说和随笔之类的文章。国庆节前夕，刚刚上班不久的她被副刊上的一篇散文随笔深深吸引住了，那篇文章的题目也很特别，叫《表露真实的自我和敢于担当的警察》，以自述的形式描写了一位新进队的警察忠诚于人民、紧要时刻敢于担当的生活与工作生活中的平凡小事。文章叙事如流水般娓娓道来，字里行间流露出作者的真情实感和生活启迪，直到文章结尾才点明了作者要表达的哲理思想。看完这篇散文随笔，她不由得被作者优美的文笔和精巧的构思折服，为这位新警的内心世界的真诚表露和自我灵魂的大胆剖析而拍手叫绝。她特别留意了一下作者的姓名——钟良，不知是笔名还是真名，但她还是牢牢记在了心里。再后来，她在党报上又陆续看到了几篇署名钟良的新闻报道，才知道这个作者就是本县交警大队的一位新警。就这样，通过一位同学牵线，她开始与心中敬慕的警营文人钟良接触，随着接触和交流深入，两人很快就发展到了恋人关系。

罗燕心里很清楚，她真正喜欢钟良的不是他那身威武潇洒的警服，也不是他那张青春朝气的脸庞，而是他那真诚憨厚的人品。她没有想到，看起来很机灵精干的钟良第一次到她家竟然会在母亲面前如实说出自己那少得可怜的工资，而且说得那么有零有整，也不怕未来的丈母娘给他翻白眼。后来，

更多的事实证明，钟良最大的缺点是不会撒谎，更不会把自己应担负的责任往别人身上推。记得有一次他请她到街上一家饭馆吃饭，点了饭菜、要了饮料，两人吃饱喝足要离开时，他一摸口袋才慌了，想起自己下班后换下警服，忘了带钱包。他当时就直言不讳地对她说：“罗燕，我该死，忘带钱了，你先借我一百元吧，明天还你。”她看到他像孩子一样脸色通红，就扑哧一笑，从身上掏出两百元递过去，说：“你还真不怕我笑话你啊，就这么坦白了？”

钟良对罗燕的好感不仅仅是因为她那白皙清瘦的脸庞和婀娜多姿的身材，更主要的是一种感觉，准确地说是一种觅到知音的感觉。一次，罗燕拿着她写的一份中学语文教学工作经验介绍稿让钟良修改，当时钟良正处于对罗燕的初恋阶段，接过那份稿子就满口答应了，并保证一定让罗燕满意。回到办公室后，他大体上看了一遍那个经验介绍的发言稿子，觉得罗燕写得还不错，条理很清晰，只是重点部分还写得不够细致。但是自己对教学方面又不太了解，写这类材料还不太拿手。为了让罗燕满意，钟良想到了葛云飞以前在县委宣传部写过教学方面的新闻报道，一定能修改好这篇稿子，就把罗燕的稿子拿给葛云飞看，让他给润色润色。几天之后，葛云飞就把修改好的稿子交给了钟良，说：“师傅可是费了很大的力气把稿子润色好了，保证你女朋友满意。”钟良接过稿子粗略地看了看用红笔密密麻麻增加的一些内容，伸出大拇指说：“师傅出手，真是高明！”他兴冲冲把重新打印好的修改稿交给罗燕，心想她一定会满意。没想到罗燕只看了一两页就看不下去了，摇了摇头说：“肯定不是你改的，改得这么高大上，我可不好意思给人念这稿子。”钟良有点犯傻了，噘着嘴说：“你咋知道不是我改的？我可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弄好的，你还不满意？真是出力不讨好。”罗燕抿嘴一笑，说道：“别哄我了，你的文风就不是这样子的，我一眼就能看出来。”钟良纳闷了，说：“你咋能看出？凭什么？”罗燕没有说话，从身上的挎包里掏出一个硬皮笔记本递给钟良，钟良打开一看傻眼了，里面全是从报刊上剪贴的自己的文章，有消息，有通讯，有散文，还有评论，有的文章连自己都没有注意到在哪个报刊上发表的，每篇文章都有红笔加的评语和心得。钟良这才不得不心服口服，说：“算你厉害。这样吧，把稿子给我，我自己好好改一遍。”钟良从网上了

解了一些当前中学语文教学的现状，仔细询问了罗燕一些教学改革中的初衷和细节，用了一个晚上把罗燕那篇稿子再修改了一遍，删掉了葛云飞那些故意拔高、夸张和合理想象的文字，尽量恢复作者的工作原貌和实际想法，使文章核心部分更细、更深、更实。第二天也就是全县中学教改工作会议前一天，他把稿子交给罗燕。罗燕这次看了连连点头，说：“这才是你的高明之处，我要的就是这些东西。”通过这次改稿，钟良感觉罗燕和自己在许多地方的想法竟然不约而同，仿佛两人都像透视机一样，能互相看清对方心底。

面对罗燕炽热的爱情，钟良既高兴又担心。他清楚，自己是一个普普通通工人家庭出身的孩子，父亲早年因病去世，丢下他和母亲相依为命。就自己这样的家庭状况，在家享受着父母宠爱的罗燕能看上自己，愿意将来嫁给他，让他有点受宠若惊。

自从春节前自己被大队发落到黄土高原上站马路，不得不面对冬天里高原上刺骨的西北风和漫天飞扬的灰尘，钟良心里一直很失落，生怕罗燕知道自己离开了县城里装有空调暖气的办公室，改变了心意，离开自己。自从来到北原中队，他没敢再主动跟罗燕联系，甚至没有勇气告诉她，他被大队长发落到这里的原因。

其实钟良何尝不想回到县城那装着空调和暖气的办公室，坐在办公桌前写他的新闻稿和公文材料。他在大学学的是中文，写作是他心中的最爱。能跟着葛云飞学习写作公文和新闻稿，能隔几天在报纸上看到署有他名字的稿件，那种成就感真是美滋滋的。当然，回到县城不仅仅是可以在办公室写东西，免受这高原野风的侵袭和夏天灼热阳光的曝晒，更重要的是可以在下班时间陪伴着心爱的罗燕逛街，到沙河公园玩水赏景，这可是他曾经多少次期盼的梦想！可是，自从那次大队长对自己发怒之后，自己的这一愿望就彻底破灭了。

就在这节骨眼上，钟良遇到了一个返城的绝好机会。

六月下旬的一天，葛云飞开着警车突然来到了北原中队。他是拿着一大堆材料来北原中队找钟良的。他让中队长沈大鹏派人把钟良从路上叫了回来，一见面就说：“怎么样，在这里还习惯吧？大队长也是，一句话就把一个好苗